

散文

从白岔川到救勒川

■李冠男

“……西拉沐沁河边，牧歌响彻在白云蓝天；茫茫黄岗梁林海，一望无边。乌兰布统古战场，历史浮现在我眼前。阿斯哈图的岩石描绘着克什克腾，美名天下流传……”

岁月总是与生活相伴，歌声总能和土地相连。这首歌唱响了家乡的白岔川。诸如“千里疾风万里霞，追不上百岔的铁蹄马”“人吃白面肉，马吃高粱豆”等一系列典故都来自于那里。山山水水中，隐藏着无数生态与人文密码，记录着许多生态故事和人文故事，那片世外桃源无疑就是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。

白岔川流域山水相依，百十道河川纵横交错。克旗地名志注解，“白岔”出自于蒙古语“拜察”之音译，我更愿意用“百岔”来定义，百岔分明就是那里河川的生态风貌。从白岔川的中上游的唐房、高家树林、洞子、河洛沟门到末端的广义、大河隆、二地、阁老营子一带，路边突兀的岩石，表面平滑，被一层叫做“岩晒”的深褐色物质所覆盖，这为岩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近百公里的区域，有岩画遗存大约9处48组200余幅。这些岩画都隐藏在比较陡峭的河谷山岩之中，不容易被找到，总体保存完好，被考古界称为“百里画廊”。

在白岔河流域教书时，曾经几次，我陪同学者和专家们沿着河谷，顺着炊烟升起的地方去搜寻岩文岩画。在阁老营子后的沙山上，我们终于见到了白岔河流域岩画的代表作。山坡上的缺口处，有一片深色的岩石裸露出沙土表面，近前细看，在中间岩石的右下角似乎有一只小鹿的画面，很不清晰。取出一瓶矿泉水，倒在岩石的表面上。很快，岩石中央立刻浮现出一只大鹿的图形。

离白岔河流域五十华里的梁上南漫甸，有我住过的老屋，有我喝过的井水。

三年前的春天，我回过一次故乡的老屋。几近坍塌的老屋还是梦中原来的样子，线条不粗印象却是那么清晰，只是没有了人间烟火气，像一张素描画，枯瘦而冰凉地立于衰草丛中。周围的几家农舍，虽然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的几次拆建，也看不出比老屋漂亮到哪里。村中有一口老井。听同村的老人说，那眼井有130多年的历史。老井不深，仅有3米，取水用不着辘轳，在水桶横架于井口全部是用石头砌成的，是全大队最浅的井。一百多年前，我爷爷闻关东来到这个村庄时，为解决村民的吃水问题，种地的大户人决定在村中打井。选好井的位置后，农闲时分，全村的庄稼汉拿出自家的绳索、箩筐、铁钩、锤子和磨杆，打下了那口井。

凡来尘往，花开花落。二十多年前，我破釜沉舟式地离开那个炊烟升起的地方，走到了遥远的千里之外。昔日白岔河畔的镜头，从点点滴滴到大片大片，凝固定型后一直珍藏在内心深处。不管荣耀还是落魄，不管繁华还是孤寂，老村里老屋老井的影像始终如影随形。

“救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。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耳熟能详的《敕勒歌》对救勒川的阐述就是我在青涩时期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全部想象。

那么，救勒川究竟在哪里？有人说救勒川在山西省朔州宁武一带，有人说救勒川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土默特平原，各有各的道理。从内蒙古东部来到内蒙古西部后，借工作之便，我查阅了大量地方史资料。我更乐见和认可内蒙古的广大阴山地区就是《敕勒歌》所描绘的救勒川。即西起甘肃东经包头、呼和浩特一直延伸至乌兰察布。我只所以将乌兰察布也认定成救勒川，基于两个原因，一是乌兰察布会

盟时管辖的区域之大超乎你我的想象。黄河河畔、土默特、大青山之麓、和林格尔、四子王、察哈尔右翼三旗均有所属；二是乌兰察布一半的土地面积都横陈于阴山之下，其滩涂沃野更是北魏时期救勒新民的农桑之地。

救勒川是梦的海洋。从蒙东来到蒙西，我挨着杭宁达来山边的一个小区里住下来。看着山顶公园的万亩绿色，听着随风而来的阵阵林海，望着崔嵬雄奇的红格尔图战役纪念碑，午夜凝望南边幸福寺或明或暗的点点灯光，守望在山下，整整二十年。在这里，我度过了人生最昂贵的二十年。在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，有欢笑也有苦闷，更重要的是，有了一家三口平凡日子的点点滴滴。人生就像一场没有返程的旅途。我曾无数次地想，人生路上不停行驶，甚至备受煎熬，如果携程回忆录，定将如同回放一部影像，昔日如风似雨的少年，如今已鬓发花白；昔日满面红光的青年，如今已满脸皱纹，满目萧然。

由于救勒川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，这里的莜面、牛羊肉、奶食各有芬芳。在广袤无垠的救勒川，无论你置身何地，都会闻到天空飘过来的奶茶之香。奶茶的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贞观年间，奶茶的浓烈香醇成就了救勒川特色独具的乳香文明。当奶香再次通体遍染之际，我仿佛听到了阿贵庙的经读声。

救勒川是一片移民的风土。明末清初，山西、河北、陕西衣衫褴褛的灾民，拖儿带女地走出“杀虎口”，历尽艰辛来到了救勒川这块风水宝地。救勒川用它博厚爱子一样的胸怀，抱揽接纳了所有逃来的难民，并赐予饥民青棵野菜、黄泥粗碗，耕牛牧野，清水肥田，毡包居所。“二姑舅捎来一封信，他是西口外好收成……不走西口怎能行”北方二人台撕心裂肺的唱词让我深刻体会到了“走西口”移民对“生”的渴望。在那烟尘滚滚的岁月里，救勒川用宽厚的胸膛庇护了晋陕冀难民，用仁爱之手擦干了移民们的满脸泪花。继后移民们又经过若干年默默无闻的拼搏和奋斗，回馈给了救勒川的日月繁盛。

救勒川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在这片声色飘香的熟土上，长城遗址分布极为密集。救勒川的地区的长城遗址坦荡空旷，不但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伟大瑰宝，而且还是宇宙世界“人定胜天”的奇迹创造；它纵横驰骋，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和图腾，而且还是中华儿女“寸土必争”的胆略和豪情；它卧虎盘龙，不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而且还是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缩影。

爬上巍巍阴山，站在长城古老的遗址上，迎着猎猎猎旗的西风，掂起一片片秦汉瓦砾，揣摩研读那段深藏在碎瓦片下的陈年往事，不经意间，风景就成了奔流的大江大河。如今再次翻开历史的画卷，我们重新领略救勒川那光影绝人肌肤的同时，更能深刻体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本质内涵，内心总会泛起层层道道的涟漪。

乡愁是什么？乡愁是花的世界、梦的海洋，是成长过程中望得见的山，看得见的水，是魂牵梦绕的粗茶淡饭、老屋古井和鸡鸣犬吠；乡愁是原乡给我们灌注的底气、精神和魂魄。我们听《天下最美》，我们品《敕勒歌》，就是要记住乡愁，留住乡愁。人生需要多次远行，才能懂得它的真正意义。二十多年蒙东到蒙西之间的来来回回，我成了汽车站、火车站、宾馆和旅店的常客。年轻的时候，为了看沿途的风景，我们向往闯荡。以为到一个地方闯荡，便是厚积薄发的意义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闯荡就是山一程，水一程的找寻，寻找滋润心里的那份儿麻醉，诗和远方永远都在前头。

小小说

卓而不越

■杜华

那味道也成了家里的元素，合理化了。

本来，她们二人性别、地位、阶层不同，虽同住一个县城，交集点少之又少，可无巧不成书啊，他俩还真就有故事发生了。

那天，臧申开着吸污车去一小区抽化粪池的污物。抽着抽着，发动机的声音变了，吸管开始抖动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，臧申知道，吸管可能遇到了粘稠的污物。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他只需往上薅一下吸管，吸泵就能正常工作了。

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把吸管薅出大半截，吸泵还是不工作，这把他愁住了。装满污物的吸管很沉重，放下去，前功尽弃。反正手弄脏了，索性把吸管薅上来检查吧。他狠心就用上了全身力气。谁知，吸管上流下的污物正好被他踩上，又用力过猛，一打滑身体失去了平衡，抱着吸管的右手不由自主的向后扬去，手套上粘满的脏物也因惯性呈抛物线飞溅出去……

穿着干净得体的李洁去上班，刚出楼道口，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，她急忙捂着鼻子想快速离开，却正赶上那脏物的落点。脏物雨点般落在她身上、脸上，干净惯了李洁哪遇见过这阵势，一下懵圈了，她瘫在地上干呕着，带着哭腔嚷臧申：“我招你惹你了？”臧申知道自己惹了祸，急

忙跑过来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边说边去扶。这一扶不要紧，李洁的身上脏物更多。连熏带急，李洁竟昏了过去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报警的，有打120的，有指责臧申的，直到物业公司经理来到现场，李洁被送到医院时，臧申还傻傻地站在那里。

后来，李洁虽然没直接找臧申的麻烦，可还是对物业公司表达了不满。物业公司也有了态度，臧申因工作失误，罚款1000元，臧申表示接受。他俩的故事本该到此结束，可偏偏又节外生枝。

一天早上，李洁正在卫生间洗漱，忽听咕咕咕响声，一看，坐便器里像开了锅一样，黄绿色沫的污物翻着浪花直往上涌，不一会儿，就溢出坐便器，淌满卫生间的地板，漫延到客厅，整个室内臭气熏天。

李洁的头还没洗完，就尖叫着跑出来，卷曲在沙发上带着哭腔给物业公司打电话。

公司经理急忙安排修理工去抢修，可那天修理工都派出去了，只有臧申闲着，他只好去应急。

十多分钟后，臧申就按响了门铃。

门开时，两个人都愣住了。臧申的第一反应是想走人，而李洁的反应却像见了亲人：“大哥，可把你盼来了，都快急死我了！”臧申看着李洁乞

求和无助的眼神，没办法再拒绝。

他进屋后马上展开工作，安装好通便机，把弹簧状的发条插入坐便器中，打开开关，发条便振动和旋转起来，不一会儿，发条头上就绞出了一团肮脏的布团，坐便器通了。

“修好了，屋内你自己收拾吧。”臧申提起通便机就要走，而蹲在沙发上手脚还在哆嗦且一直干呕的李洁简直是哀求了：“大哥，你行行好，帮我收拾一下吧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一遇这样事情，手脚都动不了……”

看着李洁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臧申心软了。放下手中的工具，闷头干起来。他又是撮，又是擦，又是洗，整整忙活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把室内收拾的干干净净。他用袖套擦擦额头上的汗，这才说：“李总，这回我可以走了吧？”

室内的气味小了，李洁也缓过点神来，但脸色依旧苍白。她从包里拿出两千块钱，走过来就往臧申手里塞：“大哥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咋办了，这点儿钱你别嫌少，一定要收下。”

臧申脸一下红了，忙把手背过去：“李总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知道你是咱们县的女强人，帮了很多人，说实在的，我挺崇拜你的，做梦都想做你这样的人，可咱的能力和实力不行，为了讨生活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就不得不干这没人没人抢的活。今天，能为咱们县最卓越的女强人服务，我也算‘卓越’一回吧。可话说回来，咱俩还真不适合相遇，相遇了，就卓而不‘越’了。”臧申出了门，又急忙回过身，“上次的事，真是对不起。”说完，扮了鬼脸，笑着走了。

李洁楞在门口，连“谢谢”再见”的客套话一同落在了脑后。



塞上

■金 赵秉文

穷边四十里，野户两三家。
山腹过云影，波光战日华。
汲泉寻涧曲，樵路入云斜。
随分坡田罢，还簪野草花。

赏析： 向再春

这是赵秉文写塞上的一首纪行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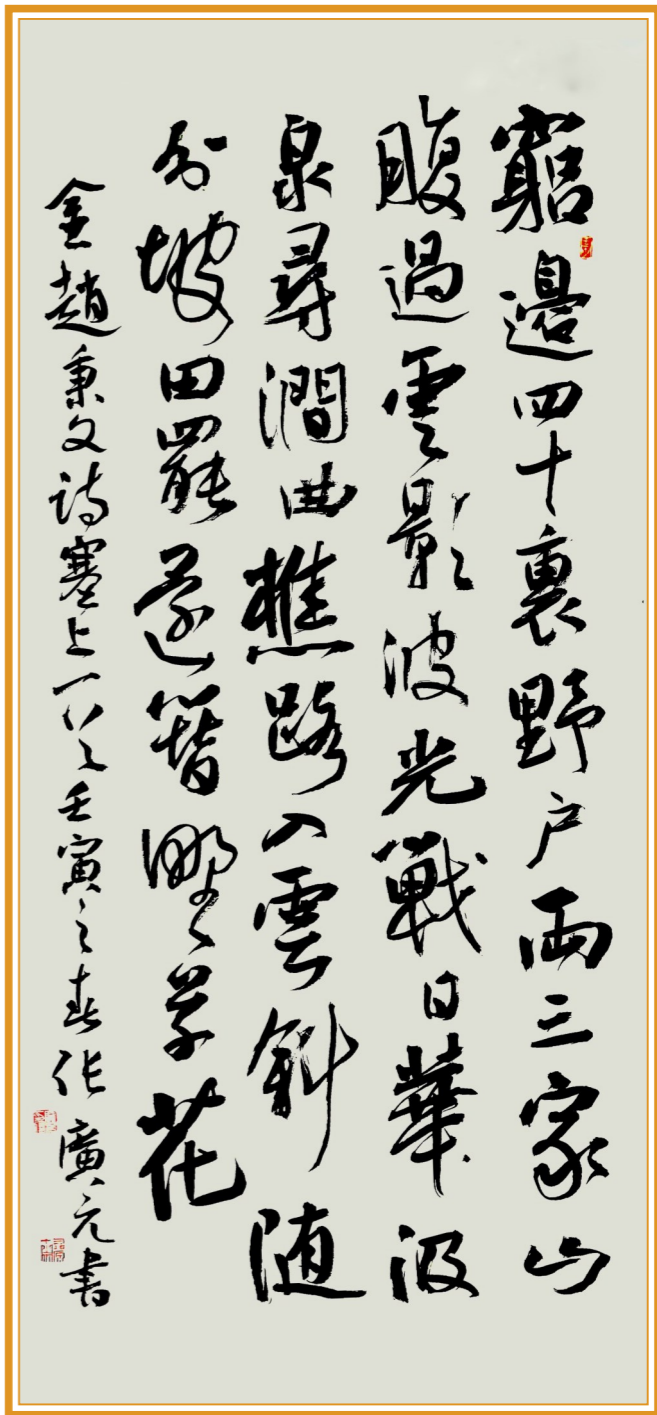
赵秉文：(1159—1232)金磁州涇阳人，字周臣，晚号闲闲老人。宋辽金对峙时期，进士出身的赵秉文仕于金朝。曾任安塞主簿，平定州刺史。他为政宽简，官声很高。闲暇之余，常闲游山水，考察风物民情。对塞上一带风光十分熟悉。他工诗书画，文人雅兴，胸中百感，自然会吟诗作词以纪行。《塞上》当属此类作品。这四首诗写的是塞外苦寒之地的边塞风光，民族风情，废城古戍。既有吊古之情，又有和平生活的怡然自乐。

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草原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北部边疆。克什克腾旗，是北方各民族团结共同生活的地方，很早就发展了农牧业生产。历史绵长，文明悠远，是高先民的发祥地。这里北有大兴安岭余脉的延伸，南有燕山北麓的高峰。西拉沐沁河、白岔河等著名河流流过克旗大地，滋养着这片土地。

有人说，赵秉文的这首诗，描写的就是克什克腾旗白岔川一带的迷人景色。白岔川古称“玄宫”，白岔河叫做“玄水”。两岸连山，岩画连绵百里。赵秉文是汉人，祖籍磁州涇阳，磁州县治所即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，所以他把这一带称作塞上。大漠无兵阻，穷边有客游。没有战乱，和平生活宁静祥和。一路走来，几十里只见稀稀疏疏两三户人家。自在无事，怡然自乐，或耕田，或放牧，或渔樵，俨然世外桃源。眼前风景，一川平地少，四面乱山多。满目乱山，有的高大巍峨，有的起伏平缓。山脚下的河川里，春日融融，芳草菲菲。山路边水声潺潺，道道飞泉在山涧流淌。水潭碧绿，河水蜿蜒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一天澄碧，白云悠悠。那云朵在头顶飘过，投在山坡绿草上的影子，缓缓地滑过山腰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河水泛着波光。水光与日光上下辉映，好一派大好河山！

我心素已闲，清川澹如此！这景象，大契合作者的心境。他为政宽简，与民休息。几十年没有征战，古戍烽烟已断，鼓角铮鸣远去，百姓是可以享受太平的生活了。但见年轻的女子，抱着陶罐在山涧清泉中汲水，壮年的男子登上白云深处的樵路。烟火红尘中，一派和平宁静的桃源美景。走过山坡上的田地边，芳香扑鼻的庄稼长势正好，丰收在望。一路行来，游兴不减，偶尔采几朵野花簪在头上！作为地方官，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感觉呢？

天下大定，何其幸运。金朝大定22年，平定县升为州治，赵秉文为平定州刺史，修筑涌云楼。可见这时候也是政通人和，百姓安乐。因此，作为地方官的赵秉文，才显得这样安逸闲散，“太平闲傲手，文字付清樽。”公务之余，吟诗作词，寄情山水。从闲雅的生活中，也可以看到他的寂寞清寒。“薄宦边城里，经年无客过。”边城乃是荒寒之地，来往的人不多。天高地迥，举目无亲，内心的苦楚是可以想见的。他官俸微薄，历仕五朝，自奉甚苦，如同寒士。所好唯有读书而已。“性好学，自幼至老，未尝一日废书。”他个人的孤独、寂寞之情，投射在塞上雄浑的山水之中，他的情感得到生化和净化，透出一丝悲凉的气氛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宁静豁达的情怀。



书法 张广元

教育百花园



未来之星

我的好朋友

■经棚第二小学 安歌

我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就是我的同桌。她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一张瓜子脸上嵌着一对黑珍珠似的大眼睛，滴溜溜的转着。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，总是挂着微笑，头上扎着一条马尾辫，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，可爱极了。

她是一个热心的同学，记得一次美术课，老师让我们画机器人。同学们都认真地画了起来，只有我一笔未动。同桌看到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便关心地问我：“你怎么啦？为什么不画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一点思路都没有，不知道从哪画起。”她听后，对我说：“我来教你吧！”于是她开始教我画机器人，先从头开始

画，然后是身体，最后是四肢。就这样她教的认真，我学的仔细，很快两个活灵活现的机器人就画出来了。

同桌不但热心，而且跑步很快。在一次体育课上，老师让我们五百米赛跑，我和同桌被分到了一组。老师吹响哨子，我们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冲了出去。比赛开始我始终保持第一，心想，“我肯定能第一个冲到终点”，所以放松了警惕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同桌很快就追上了我，得了第一。

这就是我的同桌又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做最好的朋友！



水墨画 张立民